

到太平洋彼岸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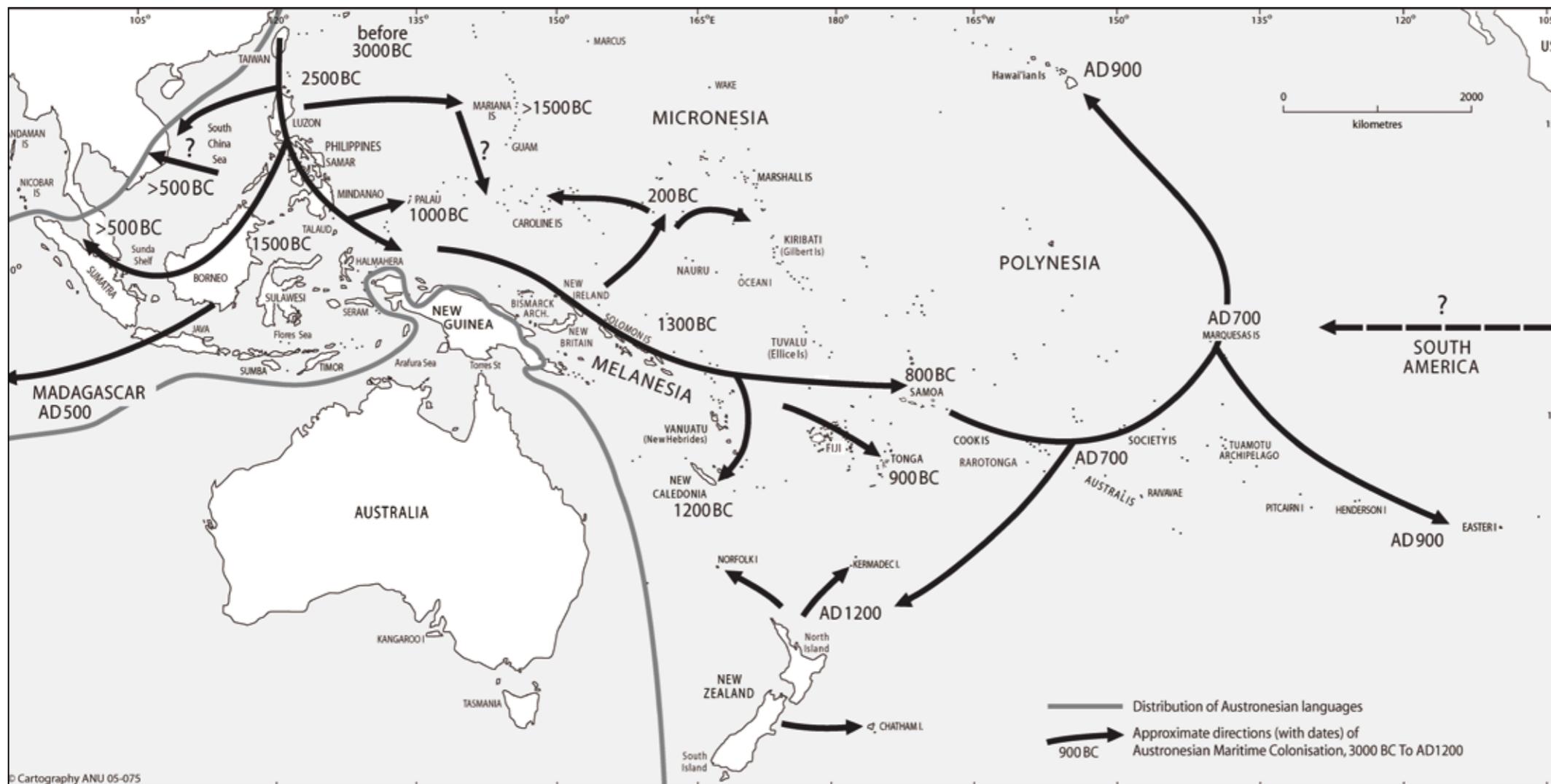
文/彼得·貝爾伍德 Peter Bellwood (澳洲國立大學 考古與人類學院/澳洲坎培拉)
譯/俞亨通

人類在東南亞和大洋洲諸島的屯墾定居是個漫長的過程。根據考古學與古人類學(化石人類學)的紀錄,第一批進入該地區的人類是屬於現已滅絕的人屬(Homo)中一個較早期的種,他們在大約150萬至200萬年前抵達爪哇,當時爪哇和亞洲之間有旱地相連。古人類學家通常把爪哇化石歸入猿人(Homo erectus—又稱直立人)這個種,而最近在印尼佛羅勒斯島(Flores)一個洞穴出土的骨骸,可能屬於一個叫做佛羅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後代矮種的骨骸,同時出土的還有同樣矮小且現已滅絕的似象生物—叫做「劍齒象」(stegodon)—的骨骸。佛羅勒斯島的發現離現在最近者可追溯到18,000年前,顯示這些早期人類中較晚近的居民與該地區現代居民最晚抵達的祖先,在時間上有所重疊。從遺傳學的角度來看,現今活在世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爪哇或佛羅勒斯人種的後裔,而且他們也沒有留下任何可供我們欣賞的藝術創作。他們滅絕的原因仍然相當詭秘。

約50,000年前,該地區一些現代居民最早的祖先從亞洲大陸進入印尼。這些先民藉由越過不時出現的陸橋或使用簡單的木筏渡過短窄的海隙抵達遠至澳洲、菲律賓、台灣、新幾內亞和索羅門群島。他們可能將祖先的語言帶入這些地方;這些語言一脈相傳,現今仍存在澳洲與新幾內亞大部分地區—包括俾斯麥群島和索羅門群島一些鄰近地區—的原住民中。在美拉尼西亞西部,這些語言屬於一些被語言學者稱為「巴布亞語」(Papuan)的語系(澳洲原住民語言有他們自己個別的語系),所以,新幾內亞許多藝術氣息濃厚的省分—如塞皮克盆地(Sepik Basin)—現今當然仍居住著講巴布亞語的族群。在新幾內亞高地境內,在10,000年前之後,許多巴布亞居民發展出他們自己的農業傳統,栽種芋頭、香蕉和甘蔗等農作物,在沼澤地挖掘排水溝。他們在山地並未製陶,但卻已留下雕刻石臼和



● 布瑞特·格瑞罕(Brett Graham)(亞特若亞,紐西蘭),〈拉比塔〉(Lapita), 1997。格瑞罕係毛利雕塑家,此件大型雕塑為其接受卡納克文化發展協會委託之創作,旨在反映大洋洲各民族間單一與多元的各種面向。作品標題指涉拉比塔陶器遺跡,那即是太平洋諸島早期居民的見證。臼形、杵形與龜裂的三件陶器代表玻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與美拉尼西亞三個區域。攝影:柯素翠(Susan Cochrane)。



石杵的藝術傳統,其中若干臼杵有鳥頭和人臉裝飾,而這一傳統的發展完全本土化,與當地農業有關。低地的一些族群—如居住在塞皮克盆地的族群—也有他們自己的製陶傳統,但這些傳統是否有留下古陶器則不確知。

新幾內亞的種族並非唯一在太平洋盆地發展農業的種族。亦是從約10,000年前開始,中國中部的居民就在種植稻米、小米和各種不同的塊莖植物,養豬養雞(後來也飼養黃牛和水牛),居住在由木匠做成的木屋所構成的村莊,使用獨木舟探訪離島,以及製陶。從人口成長的角度來看,這些發展比新幾內亞的發展更重要,因為它們牽涉到具有高度生產性的穀類和家畜,以及水果和塊莖植物。誠然,自此以來,它們提供全世界很大一部份人口的食物來源。

現代漢人—那些講中國語(Sinitic languages)如北京話(Mandarin,即國語)和廣東話的人以及現今統治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人—的祖先在這個農業故國的北邊,亦即在黃河河谷開發。許多種族的祖先則是在南邊,亦即在長江盆地以及往南經過中國南部(華南)進入東南亞大陸的北部發展,這些先民後來更進一步向南擴展,成為泰人(Tais)、孟高棉人(Mon-Khmers),尤其是南島人(Austronesians)。後者最後更穿越太平

● 南島語族範圍及遷徙方向圖。



● 艾瑞克·那杜歐伊維(Eric Natuovi)(萬那杜),〈頭目〉(Ariki), 1995。
飾有野豬牙的煙燻陶器所象徵的是頭目,他們是價值與傳統的守護者。

洋向太平洋彼岸擴展,為福爾摩沙人與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的卡納克人(Kanaks)的關連奠定了語言與文化的基石。

南島人的散佈

我們透過諸多專門科學領域的研究瞭解了遙遠的過去。這些專門科學領域之一就是考古學,它可以告訴我們農業體系、陶器樣式、石斧形狀、屯墾定居計畫以及諸如此類之事情—所有這些都是屬於物質文化的範疇—的起源與變遷。藝術品也會在考古記錄中「暴露身份」,如上所述的新幾內亞石臼和石杵。但物質文化在任何實質意義上顯然無法恆與居民劃上等號,因為物品是可以交換的。

正如比較語言學者所研究的,就同源的宗譜意義而言,語言可以分類為不同的語系,如南島語和漢藏語(Sino-Tibetan)。語言多半經由家庭內說母語的成員世代相傳、承襲,大多是由父母傳給子女,而同輩在此過程中起了協助的作用。雖然語言之間借字的情況非常普遍,但全部的語言若沒有特別原因鮮少在不相關的居民之間互通有無。我記得數年前讀過史帝芬·史庫林(Stephen Schooling)所寫的一本有關新

喀里多尼亞的卡納克語面對法語入侵時展現韌性的書。語言是身份的一項重大標誌,而且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斷言,在傳統的未教化的(pre-literate)部落社會(但並非現代單語言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歷來的語言傳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發生在說母語者的社會。

做為生物實體的居民比語言更容易與外地人混合,因為他們的基因隨著每一次受孕重組。語言不能如染色體解開及重新匹配他們的組成,所以一般而言,當不同語言的人們經過長期的接觸後,他們都會變成會說兩種語言。結果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借用詞彙,但並非宗系的混合—由一對英裔和華裔新婚夫妻再造的一半英語一半華語混合而成的新語言非常不可能成功地發展。所以,遺傳史無法恆與語言史或考古史劃上等號,因為基因、語言和物質文化是隨著時間的演進以不同的機制進行傳承。這一認知是解釋太平洋諸多謎團之一的線索—這一謎團自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和他的科學家們在1770年代航經該地區以來已激發許多外界人士的好奇心。為何所說的語言明顯地是那麼有所關連的人,外表看起來卻又那麼不同呢?如果我們將新喀里多尼亞的歷史和原住民時期的福爾摩沙的歷史做一比較,這個問題會特別有趣。

在此不想再探究更多有關語言轉變和基因遺傳的術語,我將提出我對自己所見所聞的記敘來做為過去4,000年間—中國和新幾內亞的民族已發展出他們的農業之後的4,000年間—島嶼東南亞(Island Southeast Asia)和大洋洲的史前時代史。4,000年前,美拉尼西亞的農業人口大多仍被侷限在新幾內亞及鄰近的島嶼,可能從印尼東部延伸進入索羅門群島(當時新喀里多尼亞、萬那杜和斐濟還無人居住)。但在那時之前,在西北方,務農人口已發生從中國進入東南亞的大規模擴張,尤其是到達台灣島。在西元前約3500年,製陶民族帶著稻米、小米、豕養的豬犬、有繩紋、刻紋和彩繪的器皿,以及豐富的新石器時代物質文化從福建或廣東抵達台灣。吾人可以在台東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看到他們的手工藝品,而最近在台南附近的科學園區也有這類文物的重大發現。

無疑地,此一人口是佔地廣闊的南島語系民族的文化與語言祖先(但並不完全是基因遺傳的祖先),而這個佔地廣闊的範圍在西元前2000年至西元1200年間是從台灣向外延伸了大半個地球,由西向東是從馬達加斯加到復活節島,而由南到北是從紐西蘭到台灣。現今約有3億7千萬人說南島語;這一語系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大部分的當地語言、菲律賓全部的當地語言,以及索羅門群島東方大洋洲全部的當地語言。所有福爾摩沙和卡納克的原住民都是說南島語。在哥倫布和西班牙語與英語大幅擴張之前,南島語系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語系。

將這些語言分佈在如此廣大範圍的先民或祖先們,以木筏或獨木舟往來於島嶼之間,起初是用槳划,但後來則用帆航行,在每個新島嶼上留下人來設立小殖民地,有時遷徙得非常快。事實上,台灣(可追蹤的南島語系最古老的地方)和新喀里多尼亞之間的遷徙歷時不到1,000年,不過玻里尼西亞比較偏遠的地方則歷經較此長了許多的時間才到達,因為要橫越比較大的海距。在人們可以應付這些挑戰之前,這可能就是東加或薩摩亞附近地區之所以必須發明大型雙人獨木舟的原因。紐西蘭這個氣候溫和的地方,是先民最後到達的數個地方之一;在西元約1200年,它才首次出現人類的腳印。然而,毛利人仍保留玉石加工、木工、塊莖植物耕種、樹皮服裝製作、捕魚和石斧製作的傳統—這些傳統的根源顯然是在華南、台灣和島嶼東南亞。

西元前約2000年從台灣遷徙到菲律賓的早期移居人口,帶著編織、樹皮服裝製作的知識、紅泥釉陶器(red-slipped pottery)、豬隻、犬隻、稻米以及磨得光亮的石斧一同前往,有些石斧還有梯狀的柄,就像比較早出現的華南石斧及比較晚許多才出現的玻里尼西亞石斧。熱絡的玉石交易—這些軟玉是在台灣東部的花蓮挖到的一亦將許多南島語系社會連結在一起,尤其是在2,500年前之後,特定形式的台灣玉耳環出現在遠達砂勞越、越南南部和泰國南部的考古地點。

當早期屯墾民南遷經由印尼進入比較潮濕、比較赤道性的氣候時,他們便停止種植稻米和小米,轉而與現代新幾內亞地區的原住民一樣,仰賴水果和塊莖植物為生。捕魚和狩獵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那些夠幸運而成為最先到達太平洋無人島的人,常常會發現數量龐大的築巢鳥隻,海洋品種和陸地品種都有;牠們完全不識人類捕鳥的行徑,因此很容易就被捕獲。或許可以預期地,大多數品種很快就滅絕了,尤其是紐西蘭不會飛的巨鳥「恐鳥」(moa)。

先民的「陶跡」(pottery trail)給了我們若干非常有趣的有關這些早期移居的時序的線索。約4,000年前,製作繩紋精美的陶器的先民,似乎已從台灣向外伸展,經由菲律賓西部進入婆羅洲西部。大約與此同時,製作紅泥釉陶器的先民則遷徙進入巴丹群島和呂宋島東北部,或許是從台灣東南部的台東地區出發。到了3,500年前,呂宋北部和馬里亞納群島(關島和塞班—他們從菲律賓橫渡2,000公里一望無際的大海抵達這些地方)的居民在他們的陶器上打上齒狀圖案和小圓圈。這類陶器後來在大約3,300年前出現在新幾內亞附近的幾個島嶼(包括新喀里多尼亞)上,至於這些陶器確實的遷徙路線目前仍不確定。這些陶器被稱為拉比塔陶器(Lapita pottery),是以一處座落在大陸地島(La Grande Terre)西北部海岸線的考古地點來命名。製作拉比塔陶器的先民在數百年間從新不列顛島(New Britain—譯註:俾斯麥群島的最大島)延伸到薩摩亞並建立了一支人口;這些居民在約1,500年後再向東遷徙至夏威夷、大溪地和紐西蘭等島嶼。拉比塔陶器精細的人臉圖案尤其卓越非凡,這些圖案被打印在陶製容器的側邊,可能是描繪祖先。

語言與基因：分歧的歷史

然而,詮釋新喀里多尼亞的歷史演進仍是一項有趣的行動。這些早期移居的南島語系居民—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起源非常肯定是在華南和台灣—在基因起源上可能大多像現代的福爾摩沙人、菲律賓人和玻里尼西亞人。西元前3000年至1000年的陶跡,很顯然地將這些居民從台灣和菲律賓經由印尼東部到美拉尼西亞(包括新喀里多尼亞)、東加和薩摩亞(玻里尼西亞居民再向東遷,放棄了製陶技術)的拉比塔遺址連結在一起。但是,島嶼美拉尼西亞的拉比塔陶器製作者,被推定的現在的子孫,顯然是美拉尼西亞人,而非最近的亞洲基因世系—儘管除了索羅門群島外,他們的語言完全屬於南島語系。當然,此一詮釋繫於美拉尼西亞西方諸島過去偶爾發生的語言轉變—從先前被推定的巴布亞語系變為南島語系—以及新幾內亞地區居民持續的東遷,或許持續不斷,但無論何時都從未足以建立巴布亞語系。這一現象我們稱之為基因轉移(gene flow),而自然選擇在維持美拉尼西亞人的基因型(genotype)上也可能扮演一角,正如數千年來所有環境中的所有居民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我們不能確定諸如此類的自然選擇因素為何,而且這些因素並未促使相似的美拉尼西亞基因型在所有緯度相近的印尼的大島獲得維持,而僅在印尼最東邊的幾個大島獲得維持。但我們可以頗為確定,美拉尼西亞西部數千年間一直是個人口成長和散佈的豐富來源,與中國相似,但規模比較小。

東南亞和太平洋的所有原住民都有很好的理由為他們祖先的成就感到驕傲,不管他們是在5,000年前或3,000年前抵達。當然,大多數現存的居民都是結合兩個族群的血統,但數量不同—即使遙遠的玻里尼西亞人亦帶有許多源自美拉尼西亞居民以及源自亞洲的基因。使過去的傳統存活下來,尤其是透過藝術和創意表現以及語言等方式保存下來,對於人類的多元性繼續豐盈的存在至關重要。

